

一位詩人是怎樣走過來的

香港詩人魏鵬展專訪：

編輯部：我們邀請了香港著名詩人，做一個專訪，希望從中可以瞭解到一位詩人是怎樣走上創作之路的。魏鵬展先生，很高興您答應接受我們的專訪。能否談談甚麼事情令您想做一位作家？

魏鵬展：小學畢業後，第一次上中文課，老師的教學方式和小學的老師很不一樣，上課前老師通常會把一篇文章的作者的生平講一下。那個時候，我很羨慕那些作家很多都已經逝世了多年，但他的生平故事還一直被人們介紹，他們寫的文章又直接或間接地反應了他的思想。我心想一位作家已經逝世多年，但人們還在瞭解他的思想感情，好像和很多讀者做了朋友，有了心靈的交流，那是多麼有意義的事呢！從此，我就很喜歡中文課，很喜歡買書，看書，希望將來做一位作家。

編輯部：您是怎樣為自己的創作之路而努力？
魏鵬展：我為了瞭解一位作家是怎樣成功的，借了一本有關作家生平事蹟的書。我發現書中二十多位著名作家的生平事蹟都很相似，就是他們的古文底子都很好，他們英文也好，能讀懂英文小說。因此，我往後也要努力讀好英文和古文。此外，我買了很多古籍和英文書。

編輯部：您甚麼時候開始創作？
魏鵬展：我正式開始創作是在大學時候。我記得我的第一首詩是一組童詩〈螢火蟲〉，那是我學期尾的作業。畢業後幾年，我無意重看了這組詩，覺得情感真摯，就投了稿，結果被刊登了，而且後來被用作全港性的朗誦誦材。然而，這不是第一首發表的詩。我的第一首發表的詩是〈直路〉，那算是我的處女作。

編輯部：我們知道您是一位老師，請問你怎樣把文學創作帶給學生？

魏鵬展：我每年都為學生在課外開辦一個文學創

作班，教學生寫新詩、小說和散文；很多作品都寫得很好，我把學生作品投稿到文學刊物，很多作品都刊登了。

編輯部：今天很感謝魏鵬展先生應邀為本刊做了一個專訪。原來一位作家要踏上創作之路非常不容易呢！魏鵬展努力讀好古文，相信是為了打好堅實的語文基礎，這樣才可以純熟地運用文字創作；魏先生堅持要學好英文，相信可能因為外國文學有很多很好的作品，希望吸收更多的營養。希望往後可以閱讀更多魏先生的好詩。

簡介：

魏鵬展是一位香港詩人、《小說與詩》主編、中文教師、香港小說與詩協會會長、中山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研究古典文學PhD)，碩士畢業於香港大學中文系(研究古典詩)。著有詩論《新詩創作法》、詩集《在最黑暗的地方尋找最美麗的疤》；曾贏得工人文學獎。

漁光戀

春華

那天清晨遠航的船兒啟錨，愛的葉舟灣出港灣，在千帆之外，晨星閃爍，天未黎明，漁火惺忪，爐火未熄，酒尚剩下半杯，至愛已踏上生活的旅途，叮嚀的囑咐猶在耳邊。

晨霧瀰漫海港，有位漁家姑娘來到海濱送別，在望郎石邊眺望太平洋，此刻煙雨朦朧，無法看清自身所處的半島的風貌，也無法辨認遠方的帆影，摸索迷離於樹木花草間，只有空谷傳來杜鵑的啼聲，仿佛至愛的山盟海誓。

思念飛躍千山之外，記憶倘佯在竹籬旁，又是飄雪的月光下，風摘下一片片時序的落葉，姑娘讀著至愛的詩，長髮在風中飄曳，青春的夢幻托候鳥遠寄，可是此刻至愛飄落在何方？

望斷秋雁，天邊猶有孤鷺徘徊，正在尋找溫暖的綠洲，姑娘把思念托青鳥掠過萬里波濤給遙遠的船兒傳播心里的訊息，給天涯的知音帶去歡樂的樂章，愛化為雲彩，化為連接天涯海角的彩虹。

飛絮的浪花與狂飆的風，帶著思念啟封花季的日子。

愛的歌聲混合在浪裏風裏，愛像礁石廝守在海邊的岩岸上，潮汐沉浮，日月盈虧，那海邊亭亭玉立的望郎石留下了漁家姑娘的盼望，編織成相思曲；那海灘的貝殼七彩繽紛，訴說著伊人每一頁的愛戀與希望。

天刮著暴風雨，霹靂交加，大海怒濤洶湧，遠方的歸帆此刻可能在駭浪中顛簸。打漁人家風裏生浪裏大，儘管旅途驚濤駭浪，暗礁處處，天下風雲變幻莫測，並沒有嚇倒生活的戰士，天涯的旅人將掌握命運之舟，安全歸來。

綠色的希望的寶石鑲進姑娘的心中，姑娘深信只要詩心不老，只要有愛，只要人生的希望仍然存在，人間就能締造自由幸福的樂園。夢想有時像海市蜃樓瞬間即逝，但瓊樓玉宇，華麗宮殿可憑愛心與辛勤的汗水建築起來。

傳說美人魚遊上岸變成了一位美女，追殺的獵手懸崖勒馬，烏盡弓藏，一場殺戮驟變成和平幸福的交響樂，愛心與友誼編織熱戀的故事。多少美麗傳說遺留在海濱，讓祝福付予遠方的愛的葉舟，那海邊的望郎石無忌風浪的吹襲連同姑娘的思念與希冀廝守在海濱的岩岸上。這時摯愛駕著蒲載漁獲的歸船出現在水平線上，遠遠的傳來了豐收的歡樂的漁歌。

舟曲·古城謠 (選章)

叢林啾啾 (安徽)

(一)

舟曲，因水為名。
千帆過盡，朝代更迭，它是高宗紹興二十年的福州故城鎮，我心中的古城。
太陽從遠古的拉尕山上升高，粗放的朵迪舞啟動了沉寂的白龍江畔。

秋雨，冬雪，春花，所有孕育的情感以純淨自然的方式，抵達夏季的青稞和麥子。

幽谷，雪峰，草原，猶如這神秘而古老的土地上生長的胎記，記載著舟曲傳奇。

虔誠的經幡，掛滿風吹過的地方。
朝聖者在桑煙婉繞中手持經輪，轉動經筒，他們繞著神山，一圈又一圈。

(二)

拉尕山……
當念出這座山名時，我依稀聽見遠方的母親輕輕呼喚，親切溫馨。

一抹，芳菲。
那一程陽光正暖，古柏溫潤，青綠鋪滿蜿蜒起伏的山脈。

佐瑞，從赭赤色的石崖之上款款舞來。
篝火，歡欣。
四月的春花，被笑靨催情；十月的霜葉，染紅於私語。

濺起心花朵朵，從高高的山崖隨瀑布傾瀉而下。
落差，註定構成另一種美。

(三)

喧囂的世界，更襯托拉尕山寨的幽靜。
仿若時光逆流。
古老的山寨一派世外桃源風光，男耕女織，和諧質樸，像一棵樹與另一棵樹的簡單。

歲月悄無聲息，一場白露一場霜。
寨民總能在亮如白晝的夜裡等來美麗的雪花。
這是宿命標識的清晰軌跡，總會有兩片相似的雪花翩翩起舞。

取道降魔，從格薩爾王與王妃，傳承侍女和寨王，再傳至佐瑞和新寨主。
赤壁神窟，忠誠守護著拉尕山寨世世代代的安寧與幸福。

(四)

沸騰的早晨和人聲，靜謐的聖水湖，令我產生幻象。
詩意平靜的湖面拋出一道漂亮的孤線，隨即如石片沉入水底。
咕咚一聲，我分不清東西南北，不知已經置身于南山腳下。

我似乎來到了一處熟悉的陌生之地。
在路口小心避開喧鬧的人群。我想到卡瓦柏格，那是一座因為信仰和文化而被尊重的山。

於是，我不去攀登最高峰寶協地，在山下，唯有懷著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仰視。
當每個村莊攜帶的箭杆插到祭台中央時，祭山儀式宣告開始。

這是一場古樸的民間活動，擺陣的男子英武，舞蹈的女子豔麗。

點心情——憶父親

王廣田

每次走到官涌上海街那一段路，我總是停下脚步，望着一座建了三十多年的大廈，那裡的地舖先後換了不少行業的商店了。但我仍記得那個舖位是在街上彎彎的角落，有着不少童年時難忘的記憶。每次走過那門店舖，我便想起年輕時父親的身影。

兒時難忘的店舖可真不少，唯獨這間店舖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那裡曾是一座四層高的舊唐樓，樓下是一間相連舖位的茶居，名叫“中華茶樓”。那是我第一次和父親享受美食的地方。

香港淪陷時，生活艱苦，父親隨親友行路上桂林逃難，在鐵路局做散工，養活祖母和母親。戰後歸來，由於父親曾在英皇書院肄業，是個官仔骨骨的“番書仔”，中英文詣藝不錯，很快便在政府部門找到一份文職工作。但家中食指浩繁，生活依然清苦，很少有機會到茶樓飲茶用膳。

直至有一年，我大約五歲，那天好像是星期六，父親下午回來，說要帶我出去飲茶，令我喜出望外。那時，家住在炮台街另一端，穿過一片沙塵滾滾的佐治五世公園地，便走到官涌舊街市旁的上海街。街上濕漉漉的，熙來攘往，兩旁盡是攤檔，把店舖和行人路遮住。高大的父親牽着我，走過不少攤檔，要不是有人帶路，很難會找到那“地路”式的茶樓。

門前掛着一塊“中華茶樓”四個大字的木板，我們走進去，在夥計的引領下，我們在一個黑白雲石鑲嵌的木枱與其他圍坐着，地上放了一個鑄造的痰盂。手持一條毛巾、耳背上擱了一支香煙的夥計開了一盅“六安”茶，放了個裝滿滾水的白陶瓷“水兜”，讓我們洗杯筷。父親點了我第一次吃的蝦餃、燒賣、芋角、春卷和叉燒包。吃着點心，環視店內，只見在這個嘈雜聲的茶室裡，胸前掛着盛滿點心鏢盤的夥計在狹窄的座位間穿梭來回叫賣着；牆壁上掛了不少玻璃壓鏡字畫，點綴着店面，與喧鬧粗俗的氛圍沒半點相干。

那次，吃得飽飽，是我自出娘胎以來吃到最美味的點心，父親還叫了一籠雞球大包回家給母親，和一籠馬拉糕給嗜吃甜點的祖母。父親就是一個事親至孝的人，時刻都惦掛親人，令我敬佩非常。多年後，我留學回來，提起飲茶舊事，他推說不記得了。父親就是這樣豁達率性，不拘小節。然而，對我來說，他記不起倒沒所謂，只要我一生記得便可以了。

如今每次飲茶，吃着美味的點心時，我便憶起父親牽着我，走過長街到茶樓品茗的身影。點心滿載着親情，憶念漾在心間，如斯溫暖。